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計劃名稱：雙性戀的建構與認同：概念的考察

計劃編號：NSC 89-2411-H-032-015

執行期限：89 年 8 月 1 日至 9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徐佐銘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

一、中文摘要

從文獻的閱讀當中，我發現許多雙性戀者不認同「雙性戀」這個標籤。那麼，雙性戀者要建構怎樣的族群認同呢？我的結論是，有兩個可能的認同模式。一種是「雙重國籍的認同」，另一種是「無國籍的認同」。

關鍵詞：雙性戀、族群認同、雙重國籍、無國籍

Abstract

In the reading of the literatures, I find many bisexuals do not accept “bisexuality” as their group identity. What kind of group identity will be acceptable to bisexuals? I conclude there are two models of identity, one is “identity of double nationality”, the other is “identity of no nationality”.

Keywords: bisexuality, group identity, double nationality, no nationality

二、緣由與目的

Merl Storr 在 1999 年的書《雙性戀：批判的讀本》(Bisexuality: A Critical Reader)裏指出，許多雙性戀者不認同「雙性戀」這個標籤。這種出人意表的想法，可能會引發什麼問題呢？

Storr 以美國的雙性戀者為例，如果雙性戀者不認同雙性戀的標籤，那麼他/她們可能會以為，官方所公布的有關雙性戀者感染 AIDS 的統計數字，並不是在說他們，因此認為跟自己無關。就流行疾病的防治而言，這種想法可能會構成防治的死角。

我認為，如果美國的雙性戀者如是想，那麼台灣的雙性戀者也可能會這麼想。根據衛生署網站所公布的 90 年 3 月 AIDS 感染者的統計資料顯示，異性戀者共 1,378 人(佔 45.3%)，男同性戀者共 951 人(佔 31.2%)，而男雙性戀者共 462 人(佔 15.2%)。由此可見，在 AIDS 感染者當中，雙性戀者所佔的比例並不低。

我們有理由推斷，如果台灣的雙性戀者也像美國的雙性戀者如是想的話，那麼，許多的雙性戀者可能也會認為，衛生署所公布的統計數字，跟他無關。

令人好奇的是，為何雙性戀者會不認同「雙性戀」的標籤呢？如果不接受這個標籤，那麼雙性戀者會接受怎樣的

標籤？會如何建構自己的族群認同？這是本專題研究計劃的研究動機。

三、結果與討論

周華山在《同志論》一書裏，批評主流論述把人的情欲建構為「單一性向模式」，亦即，所有人不是異性戀者，就是同性戀者。周華山指出，雙性戀的特色是中介、曖昧、灰色與兼容。

從情欲的「流動性」來看，不同於異性戀與同性戀之「固守一方」，雙性戀者的情欲確實可以「自由越界」，既可以流動到異性對象上，也可以流動到同性對象上。就雙性戀這個字來說，其兼容性由兼具異性戀與同性戀來定義「雙」，似乎是顯而易見，明白易懂的說法。

然而，包括周華山、麥海珊在內等許多雙性戀的支持者，對這種建構方式，卻採取強烈排斥的立場，並予以猛烈的批評。

周華山批評金賽 0 到 6 的性欲 7 等級的定義裏，沒有給雙性戀「獨立自足」的地位，因為雙性戀是透過兼具「異性戀」與「同性戀」這兩個標籤去定義的。因此，就周華山看來，金賽的定義方式仍然是傳統的論述，亦即，只有異性戀和同性戀，是獨立自主的，而雙性戀則像似附屬國，依附在異性戀與同性戀這兩個性欲王國之下。

周華山認為，雙性戀在建構自己的族群認同時，可以完全獨立於異性戀與同性戀這兩個被周華山視為狼狽為奸、聯手排斥雙性戀的性欲王國。因此，在建構雙性戀時，周華山採取的策略是，和異性戀與同性戀劃清界線，撇清關係。這種族群認同的策略，我稱之為「無

國籍的認同」。相對於此，金賽以兼具異性戀與同性戀來定義雙性戀的方式，我稱之為「雙重國籍的認同」。

周華山批評金賽的性欲 7 等級的定義方式，是「生理決定論」，全然根據性欲對象所具有的性器官，來衡量一個人的性欲是異性戀、同性戀、還是雙性戀。

我認為，周華山對金賽的定義方式有所誤解。事實上，金賽並非只根據性器官來衡量一個人的性欲，其中還包括性幻想。為了說明這點，讓我引用一段 Dollimore 在《雙性戀》一文裏所構作的場景。此場景如下：一個男雙性戀者參加一個三人一組的遊戲，他看著一個男人在幹一個女人(a man fucking with a woman)。Dollimore 說，這個雙性戀男子的認同是多重的：「他認同這個男人(他想要在他的位置，跟她性交)但他也想要在她的位置」。以金賽的定義來說，當這個雙性戀男子認同他眼前的男人時，他是異性戀；認同女人時，則為同性戀。

然而，這個雙性戀者的感受也許不是像這樣的描述。周華山引述一位雙性戀者的心聲：「美麗的性愛來自我與她/他的關係，不是來自性別。」

在閱讀文獻資料的過程當中，我發現，類似這樣的說法還不少，可見有不少的雙性戀者如是認為。從某方面來說，這類的說法顯示出金賽的定義有所缺失，亦即，雙性戀者在情欲流動時，對於對象所具有的「性別」也許不在意。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何許多雙性戀者不認為當他的情欲流向異性時叫異性戀，而流向同性時叫同性戀。然而，我認為，這種說法仍有待進一步的釐清。以 Dollimore 這個場景來說，這個雙性戀男子到底是對他

眼前男人的陰莖和男性氣質，以及眼前女人的陰道、乳房和女性氣質都「沒有什麼不同的感受」，而只是喜歡眼前這兩個「人」；還是說，眼前男人的陰莖和男性氣質，以及眼前女人的陰道、乳房和女性氣質這「兩種不同的」感受都引發他的性欲，我覺得有必要仔細分辨。我的初步研究推測，也許這兩種雙性戀者都有。

受到周華山的影響，麥海珊在跟周華山、江建邦合編的書《香港同志站出來》裏，所選用的雙性戀故事，明顯偏向於無國籍的認同。這些被麥海珊歸類為雙性戀的故事，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對於雙性戀者本身的性別，以及他喜歡的對象的性別，不是刻意隱藏，不讓讀者一眼就知道，就是刻意避開著墨。這種明顯反金賽的描述方式，對身為雙性戀者的作者而言，是十分清楚且自覺的。然而，對讀者而言，這種隱藏性別的敘事方式，卻讓人不禁懷疑，這樣的性欲真的算是雙性戀嗎？

麥海珊在《香港同志站出來》這本書的序裏說：「作為編者跟作為作者，有很不同的感受。作為作者，我盡量不想把自己放在某個性向名字之下，但作為編者，我很自覺自己的雙性愛同志身份在社會運動和性別政治上的位置。」這番話，我認為，不只道出了麥海珊同時具有編者與作者雙重身分的尷尬，更道出了雙性戀者在建構自己的族群認同時的困惑與徘徊。

在四篇歸類為「雙性愛同志」的文章裏，有一篇是麥海珊自己寫的，名叫「Bi-the-Way」。文中，麥海珊不只避開對自己性別的描述，對其他人的描述亦盡可能淡化對於「性別」的著墨。這讓人搞不清楚，文中所述及之人物到底是

不是或算不算雙性戀。麥海珊對於記者所問之問題「您怎樣定義雙性愛？」不只顧左右而言他，顯示她對此定義問題的不耐與不快，甚至在文末結尾說「四不像最像樣」。

麥海珊在 2000 年新書《雙性情慾》裏，延續她以往對「雙性戀」一詞的排拒。她說：「想過雙性愛這個字，覺得不中用……很奇怪的語言，問題很多。」然而，她也沒有找到更合適的標籤。她說：「說這說那都未說到 bi/敗，就是因為連一個比較舒(合)適的名目也難找。」那麼，「無名」是不是一個理想的方式呢？關於這點，麥海珊倒是嗅到一些問題。她說：「很怕一些人說：『喜歡這個人就是了，不必看性別。』話雖是對，但這種開啟討論的方式卻不能引伸更深入的討論，真的難。」

的確，我認為，麥海珊似乎嗅到了問題，卻不知如何是好。在《香港同志站出來》此書裏收錄了三篇文章，其實就是雙性戀，卻歸在「類別以外的」。

這個奇怪的歸類，透露出雙性戀在建構自己的族群認同時，所面臨之難題。Storr 在《雙性戀：批判的讀本》一書裏也提到，有些雙性戀者在不滿意「雙性戀」這個傳統標籤之後，想要尋找其他的標籤，但並沒有共識。

例如，Storms 在 1980 年所提出的性欲座標圖表，以同性戀為 X 軸，異性戀為 Y 軸，而雙性戀則位於第一象限的許多座標上。這個不同於金賽的圖表，雖然有其優點與特色，卻仍然不脫金賽「以兼具異性戀與同性戀」的方式去定義雙性戀。

至於周華山讚譽有加的 Fritz Klein 的定義方式，以「性吸引力」、「性行為」、「性幻想」、「情感偏好」、「社會偏好

」,「自我認同」、「生活型態」等七個變項,來衡量一個人的性欲,我認為,不只項目過多,繁瑣不好用,而且項目之間會有衝突,並不比金賽量表理想。

四、計劃成果自評

個人認為,本專題研究成果的最大成就與貢獻是,發現雙性戀在建構自身族群認同上所遭遇之難題,以及提出「雙重國籍的認同」與「無國籍的認同」這兩個模式,有利於概念的釐清與問題的討論。

如果能夠蒐集並引用更多的實證資料,用來描述雙性戀者的想法與感受的話,相信能夠使本計劃成果更加豐碩。

五、參考文獻

- [1]王雅各,《台灣男同志平權運動史》,1999,開心陽光。
- [2]王瑞琪等譯,June M. Reinisch & Ruth Beasley 合著,《新金賽性學報告》,民國81年,張老師文化。
- [3]林賢修,《看見同性戀?》,1997,開心陽光。
- [4]周華山,《同志論》,1995,香港同志研究社。
- [5]周華山、麥海珊、江建邦合編,《香港同志站出來》,1995,香港同志研究社。
- [6]張小虹,《性別越界: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民國84年,聯合文學。
- [7] ,《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民國85年,聯合文學。
- [8]徐佐銘,《雙性戀的定義》,1999,第四屆四性研討會會議論文,中央大學。
- [9] ,《同性戀者或同志:暗潮湧湧

的標籤之爭》,2001,第六屆四性研討會會議論文,中央大學。

- [10]麥海珊,《雙性情慾》,2000,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 [11]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1990, Routledge.
- [12]Dollimore, Jonathan. "Bisexuality", in Andy Medhurst & Sally R. Munt eds.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97, Cassell.
- [13]Haeberle, Erwin J. & Rolf Gindorf eds. *The Ideology and Practice of Sexual Contact with Both Men and Women*, 1998,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 [14]Hall, Donald E. & Maria Pramaggiore eds. *RePresenting Bisexuality: Subjects and Cultures of Fluid Desire*, 1996,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15]Kinsey, A. C. et. al.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1948,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6]Klein, Fritz. *The Bisexual Option*, 2nd ed., 1993, The Harrington Park Press.
- [17]Klein, Fritz & Tim J. Wolf eds. *Two Lives to Lead: Bisexuality in Men and*

- Women*, 1985, Harrington Park Press.
- [18]Medhurst, Andy & Sally Munt eds.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97, Cassell.
- [19]Nye, Robert A. ed. *Sexuality*, 199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Rust, Paula C. Rodriguez ed. *B i s e x u a l i t 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 C o l u m b i a University Press.
- [21]Storr, Merl. ed. *Bisexuality: A Critical Reader*, 1999, Routledge.
- [22]Tielman, Rob A. P. & Manuel C a r b a l l o , Aart C. Hendriks eds. *Bisexuality & HIV/AIDS*, 1991, Prometheus Bools.